



【世相】

不停翻面的自己

□丹萍

上次遛狗,遇到一位邻居,她说:“你们家狗狗的毛真好。”其实我不知道别人夸狗狗的时候我该怎么回答,如果说“谢谢”或者“哪里哪里”,不是太妥当,夸的又不是我,我客气得有点怪;如果说“是吗”,又好像在质疑别人的观察能力。

我分析,和“好漂亮的狗狗”这个含义相比,邻居的这句话还包含了“你是一个优秀的宠物主人”的赞美,不容易回答。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说法,就是说:“嗯嗯,也总是掉毛呢。”我分析自己的答案,里面包含了“谢谢”“哪里哪里”以及“你说得对,我不但听了而且也用自己的想法积极回应你”等几层含义。

以前我从没思考过“如何回复对方的寒暄”,这根本不是事啊。但现在不行了,经常“卡壳”。

我给小学生上课外课,不知是什么原因,上课前孩子们总爱送我一些小礼物,让我压力很大。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课上得好,是因为课外课是在学校的正课之外,孩子们比较放松,开始吃课间餐和倒腾书包里的东西,便有了送礼物的情绪。

礼物中有辣条和手账贴纸,我朋友说这是小学生社交中的“硬通货”,证明了孩子们对我的热爱。这类礼物,我都拍照片发朋友圈了。

还有软糖或者其他小零食,以及发卡、小玩具什么的。吃的东西好多是吃了半包的,有的还不带包装,他们用手抓着给我。比如一片桃片,酥酥脆脆的那种,给我的时候就已经在他们手上摇摇欲坠了。好久没有人这么赤诚地对我了,我接过这些零食,也不知道放哪里,甚至根本没办法放,只好在上课之前狼吞虎咽地吃了。

有一次一个女孩子送我一颗很小的“宝石”,可能是塑料的材质。这“宝石”比我的结婚钻戒还小——我的钻戒虽然小,但至少还能看见,她送我这个小“宝石”,我不摘下近视眼镜,以我现在老花眼的程度,都看不见。因为马上就要上课了,我就把小“宝石”放在

手机屏幕上,手机搁在桌子上。下课的时候,送我“宝石”的孩子跑过来问我:“宝石你放好了没有?要带回家噢。”我骄傲地把平躺在桌子上的手机保持水平拿给她看,“宝石在这里呢!”孩子很开心。

这么小的礼物,拿回家我也没有弄丢,和其他礼物一起装在一个袋子里。因为我在课堂上处理过这样的事情,就是小学生之间也互赠礼物,但有时候赠出去的东西,他们还会要回去。一个要,一个不给,鸡飞狗跳。我遇到过两个孩子为了礼物争吵不休,一个孩子捂着书包的盖子,不想把礼物拿出来,一个扯着书包带子想把礼物抢回去。然后保持着这个动作,大声喊我。我有点像一个刚刚上任的七品县令,第一次升堂就遇到这样的千古奇案。我说你们都是小孩子,没有处置财物的权利和能力,这个礼物还是还回去吧。

所以,我自己也按这个规则,把这些小礼物都收好了。万一哪天孩子们不喜欢我的课了,或者其他什么原因,想把“宝石”之类要回去,我要保证自己拿得出来。我不是那么熟悉这个人群的社交礼仪,还是谨慎点好。而且,这几天我还在一直想着要如何回礼呢。

因为太爱热闹,我说自己“社恐”,朋友们都不答应。我属于典型的“连社恐的资格都没有”。比如前几天去深圳工作,朋友说他开车去,让我们搭车一起去,我为了不搭他的车,提前一天出发了,因为我觉觉得七座车,好几个人,聊天太累了。但大家不会觉得我是为了不社交才提前去的,他们认为我是约了深圳的朋友,提前去玩了。

工作结束,晚上回来很晚,我只好搭他们的车一起回去。一路上欢歌笑语,我也很开心。

社交意愿忽上忽下,我自己也把握不好自己了。也许所有人都是这样吧,勇敢也怯懦,活泼也沉静,有时左右逢源,有时左右为难,有时站在人群中间,有时候躲在没人的角落。他是什么样,他就也是什么样的反面。

我们都去接受那个不停翻面、时好时坏的自己吧。

【知味】

春来吃渣

□牟民

入冬和开春,山东人喜欢吃渣,也叫扒渣。渣,一般是指用豆粕子掺和各种野菜、萝卜缨等煮熟的既当饭又当菜的一道美味佳肴。

一入冬,把刚刚收获的萝卜缨用绳子拧成一吊一吊的,挂在屋檐下阴干,青青的萝卜缨经时间打磨,变为耀眼的黄菜,备着来年春天好饣渣。立冬后无重活,村人开始贴地瓜膘,扒渣、吃地瓜,因劳累而瘦弱的身子会渐渐养胖。俗话说,吃了立冬的渣,大人孩子不呕也不拉。吃地瓜饼子、咸菜梗的日子里,隔三差五饣渣顿渣,换换口味,让没油水的肚子填得饱。开春后,饣渣的菜不但有黄菜,山里的各种野菜也相继而来,苦菜、荠菜、蒲公英、七七菜、黑蒿(侍饣蒿)、麦里蒿、水芹菜等饣渣更受人们青睐。

提前一天泡好黄豆,第二天抓适量黄豆搁进碓白里,添少量水,一手抓住石杵子在碓白里来回旋转。待黄豆慢慢研碎了,稍加一点儿水,再继续研,碓白里处处有了粕子,估计研得够细了,用勺子挖出,接着下一碓白。早年,每家都有一盘石磨,要磨豆粕子了,没有牛、驴、马拉磨,便自己捧着磨棍,一边转圈一边往磨眼里添泡好的豆子。豆子在磨牙的撕咬下,白花花地流出粕子来,一股豆青味儿勾起了味蕾的记忆。后来有了手摇小石磨、豆浆机,要吃渣就方便多了。

不过,渣的纯真味道莫过于乡间碓白捣出来的粕子,在大锅里饣出的渣鲜气扑鼻,香味浓烈,就着茺荑、辣椒、萝卜剁碎加调料的老虎菜,大口扒上两碗,不用吃饭,十分熨帖。没有老虎菜,也要挑半碗自制的面酱,搅拌在渣里,经过面酱的浸染,渣的味道上了一个等级。

我退休后,居家侍奉鲐背之年的母亲,大鱼大肉吃腻了,便想吃得清淡一些。母亲知道我爱吃渣,晚上便泡好黄豆,第二天上午让我去剥野菜,饣渣吃。

第二天,不用一个小时,我便剥了一篮子荠菜,择去腐烂叶子,放水里浸泡,洗干净,控干水。最好先把荠菜焯水,烫个半熟,捞出来过凉水,挤去菜汁,这样口味更好。如果是新鲜的萝卜缨,要先浸泡,然后切碎、焯一焯,待凉透了,攥干水,把清气辣味儿除掉。

92岁的母亲坐在门口的碓白前,双手握住石杵子把柄来回旋转。一会儿出了汗,她便站起来干,因为本就弓背,倒也不用特意弯腰研磨。我说,放着吧,我来。拿起杵子,转了两圈,杵子却磨在碓白的上沿,压根儿没磨到豆子,只听咣当咣当响。把杵子往下使劲捣,可又旋转不起来。这小小的杵子,竟如此不听使唤。我鼓鼓劲,继续捣,手都酸麻了,却很少磨到豆子。

母亲说,还是给我吧。我站在一边,给碓白里加水,给母亲擦汗。阳光高照,洒在身上暖意融融,呜噜呜噜的碓白声,让我想起母亲抱着磨棍推磨的旧事。旧时的家庭妇女要靠长年累月的推磨压碾,备下一家人天天的吃食。推着推着,孩子大了;推着推着,腰背弯了。如今,已经满脸、满手老年斑的92岁高龄的母亲,竟仍然能够拿起8斤的杵子来回旋转,转它十几圈,吁一口气,再旋转。母亲的脸红红的,掩住了老年斑,仿佛眼前又是过去那个年轻的母亲。这是几十年熟练劳作的沉淀,几百次、几千次的记忆唤醒,力气不是最重要的,正如庖丁解牛,游刃有余。

不到一个小时,一大盆粕子便研好了。我端着盆,闻着浓郁的豆青气,仿佛尝到了豆的清香。

母亲在一边指挥着我,生火,锅里舀上油,烧开,把粕子倒进锅里,添上适量的水,不停地搅动,别粘了锅底。直到把豆粕子烧熟,没了豆青气,掀开锅,一把把往里丢荠菜,一边丢一边搅拌,不要一下子将荠菜全丢进去,那样会涨锅,豆粕子和菜跳出来。荠菜丢完,盖锅烧开,稍一焖,然后,搁上盐,半个小时后,渣出锅了。

往日,东邻西舍人多,母亲饣了渣,总会这家一碗那家一碟地送去。吃过的人家都说,母亲饣的渣能当顿饭吃。

记忆里母亲饣的水芹菜渣最好吃。夏秋河边草从里长着一片片绿莹莹的水芹菜,收工路过,掐一篮子,回家剁碎了,掺上豆粕子饣渣,那个鲜,那个香,说不出的美。或者把菜搁在盘里,撒上豆面、苞米面,调料搅拌均匀,放在锅里蒸熟,这是蒸渣,方便省事。蒸渣吃起来更烂糊,适合没牙口的老人。

有一年春天,家门前来了一个讨饭人,母亲正好饣了一锅荠菜渣,烩了几个苞米饼子。母亲拿了一个饼子给讨饭人。讨饭人闻着渣味儿,说:“再给点儿菜吃吧?”母亲给他舀了一碗渣。讨饭人蹲在门口,几口就吃完了,抹抹嘴说:“这渣真好吃!”母亲再给他一碗,说:“路上吃吧!”过了半个月,讨饭人熟门熟路地又来了,羞涩地问母亲:“大婶,您饣渣了没?”母亲摇头。他抿一下嘴说:“您的渣真好吃。”

七九八九,荠菜根儿正嫩,饣渣吃正是时候。吃一碗,清去肠胃里的油腻,脑清目明。待出九了,荠菜芽儿冒头,根儿便咬不动了。清明节前,苦菜满山,连根带叶饣渣,可败火消炎。过去,吃荠菜、苦菜、蒲公英等野菜渣,是求填饱肚子。如今,越来越讲究养生的人们喜欢渣,是求健康。一过完年,超市里、早市上便有了野菜的身影。它们不再是苦涩的象征,花开芳香,根叶是宝,吃起来满口甜甜的。

【记忆】

父亲的木推车

□孙林林

每次开车回老家,推开门,首先映入眼帘的总是那架布满尘土的木推车。我也忘了这架木推车是什么时候立在墙角的,其实是有点占空间的,随着时间渐渐流逝,竟然也慢慢习惯了它的存在。

木推车是父亲买来的,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。从我记事起,这架木推车就像老黄牛一样陪伴着父亲的每一个春夏秋冬。几十年过去,木推车上油光发亮的漆层早已被岁月打磨得不成样子。木推车只有一个轮子,很难掌握平衡。没见过的人很难想象出它的样子,但提到广为流传的“沂蒙精神”里讲到的“革命的胜利,是沂蒙老区的百姓一车一车推出来的”,可能很多人就能明白木推车是怎样的了。

春耕的季节,东方的天空刚刚露出一点头肚白,父亲早早地吃完早饭,就把木篓装到木推车上,用绳子牢牢捆住。这是为了把农家肥装到木篓里面,用木推车推到田里去。过去,很少有人会去买化肥。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养几头猪,在初春就能攒下很多农家肥。我曾经尝试过装上满满一车农家肥,足足有三百斤左右。父亲就这样把木推车承重的绳子挂到脖子后面,两只手牢牢掌握住平衡,摇摇晃晃地一步一步走去田里。父亲推车的背影始终印在我脑海里不能忘怀。在我很小的时候,我总会跟在父亲后面一跑一跳地去田里捉蚂蚱。从我家到田里的路上有一段上坡,这个时候我总会开心地地把木推车前面的绳子搭到自己肩膀上,为了给父亲省点力气,替父亲拉车子。父亲总是面带笑容,一脸欣慰地看着我,用力往前推着车子。

直到现在我才明白,其实那个时候四五岁的我哪有什么力气帮父亲拉车子?父亲是希望我快快长大,真正扛起自己肩上的那一份责任而已。

在收获的季节,我印象最深的是用木推车推玉米。十几年之前,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这样一架木推车,所以在田地里收获的时候,木推车成了最好的运粮工具。那些年,父亲是拼了命地去干。有一次父亲从田里推了一车玉米回来,刚到村口,因为有水坑,他脚底一滑,摔倒在地。那个时候的我还很懵懂,但还是连忙跑过去将父亲扶起。父亲拍拍身上的土,继续推起车子往家里走去。回想起这一幕,现在的自己有能力扛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了,却希望父亲变老的脚步再慢一些。

日月如梭,岁月变迁,如今木推车早已被淘汰,布满尘土被遗忘在角落里。那个在父亲眼里满是希望的小孩也长大了。曾读过这样一句话:“你成功的速度一定要大于父母老去的速度。”父亲的两鬓已出现了白发,腰板也没有过去那样挺直了。第一次感觉父亲老了,我也不再是跟在父亲后面蹦蹦跳跳的淘气小孩。

如今我早已大学毕业,成为一名基层医务工作者。那架木推车虽然早已被遗忘在角落,父亲却依然像一头老黄牛一样默默为家付出着一切。而我,虽然不再是那个在父亲前面拉车的小孩,却依然是父亲满眼的希望……